

小加图：大漠垂星

凯撒下了埃及艳后的床，处理了一场兵变，旋即挥师非洲，追击小加图。公元前47年12月28日，旗舰抵岸，凯撒一个蹦子从船上跳下，却脸先着地，吃了个狗啃泥。对于迷信的罗马人来说，这可不是个好兆头。为了稳定军心，反应神速的凯撒趴在地上，以手抓地，声嘶力竭地喊道：“我逮住你了，非洲！”这就是小加图所面临的对手：一个灵活多变的人，一个无招胜有招的人，一个刚刚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。

凯撒是水，加图是石头。但却是江心的巨石，虽终将被岁月磨平，但也有过劈波斩浪的日子。他长大是大石头，小时是小石头。四岁时，一个外地官员到他舅舅家游说，希望能为乡亲们争取到公民权。在客厅等待时，他跟小孩子们开玩笑，说请他们替他多说好话。孩子们都答应了，只有小加图保持沉默。官员寻思这孩子是不是脑子有病，于是一再问他答应不答应。小加图仍旧沉默，官员怒了，拎起他的脚，把他竖到窗外，就像晒咸鱼或晾毛巾似的。小加图始终不吭一声。官员只好把他拉上来，叹口气说：“要是罗马人都跟这个孩子一样，我们一张选票也争取不到。”

择善固执，小加图一辈子只做正直的事，却也因此把共和国送上了末路。

一、斯多葛主义

在古罗马，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两条腿的处男更不好找。小加图肯定是个极端的例外，才让史官着重一笔：“小加图结婚之前没跟女人睡过觉。”罗马不只娼妓产业发达，而且民风开放：你给我戴绿帽子，我给你带绿帽子。戴绿帽子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业余活动。凯撒戴过，也给别人戴过；庞培戴过；小加图也戴过。

但戴绿帽子并不是罗马的传统美德。古罗马以军事立国，民风简朴、彪悍，整个城市像个大军营，禁欲和自我约束是真正的美德。小孩从一出生就用冷水洗澡，以锻炼其体魄，任那些脆弱的被淘汰（尤其是女孩）。蕞尔小城靠着这种精神，征服了迦太基和希腊，虏获了大量奴隶和金银。这正是被征服者对征服者的报复：奴隶制逐渐摧毁罗马人的勤苦精神，大量涌入的金银滋生腐败，造成通货膨胀，加大贫富差距；而希腊还进贡了一种尤其祸害人的东西：书籍。大西庇阿为希腊所迷，大力欢迎希腊化；他的宿敌、小加图的曾祖大加图则极力反对，还赶走了三位希腊来的哲学家。

其中一位是个斯多葛主义者。坚持罗马传统、每日只吃清水煮萝卜的大加图，如果能聆听这一哲学学派的观点，或许会发现它很对他的胃口。比如，它主张极简主义，回归自然甚至尽力接近动物；它主张控制情感，不过分爱别

人，不受喜怒哀乐的左右；不在乎别人的看法，拥抱命运的一切安排；它脱胎于犬儒主义，但不再推崇避世，鼓励信奉者积极参与政治生活。它也有一些极端的思想，比如公妻制，比如提倡厌倦生命即可自杀：其创始人芝诺是憋气而死，一说是把自己掐死的；他的徒弟克里安塞是故意把自己饿死的。斯多葛主义在罗马迅速扎根：西塞罗、塞涅卡、马可·奥勒留是其典型代表。小加图是最早的信奉者，也是最接近其理想的一个。

斯多葛主义者最适合从军，所以小加图在军队中如鱼得水。和其他军官不同，他不骑马，和士兵们一起睡在地面上，吃更差的伙食，穿更烂的衣服，睡更少的觉——这也是一种身先士卒。士兵们竞相模仿他的坚韧不拔。到他服役期满时，士兵们含泪相送，解下战袍给小加图铺了一条路。但小加图与上司的关系不佳，将军多次因他的英勇奖赏他，他一概拒绝，让人家很没面子。

但小加图之令人着迷，恰恰在于他不是圣人，只是力求为圣。他有被情绪控制的时候。比如 27 岁时，他和埃米莉亚订婚，在结婚的前几天，埃米莉亚的前未婚夫、西庇阿家的梅特路斯反悔，又把埃米莉亚夺了回去。小加图愤恨之至，在罗马广场写大字报，讽刺西庇阿不是男人；当最爱的哥哥去世时，他不仅放声痛哭，还用奢侈品大办葬礼（凯撒造谣说小加图一边哭一边在表兄的骨灰里寻找金子）；比如他经常彻夜饮酒（最便宜的），给出的理由是他想在席间讨论哲学。

但斯多葛主义最大的矛盾在于其自觉性：大加图的极简主义是一种必要，小加图的极简主义则是个人选择。在繁华的社会里，一个人身上还打着补丁，这是低调还是高调？

这些哲学家的自以为是更令人气恼，他们很清楚自己比别人优秀，这点很可恨。当卸下军职的小加图到小亚细亚考察时，因不肯表明自己的身份而受到当地官员的冷落。他最后只得叹口气说：“并不是每个来这儿的罗马人都是加图。到那时，你们不给，他们就抢。”当他游览到一个小城市，发现民众夹道欢迎，吹吹打打。小加图大怒，叱问下属是谁走漏了消息——或许他在拒绝的时候感到一丝快感。主持欢迎式的长老向他递送桂冠，并问他德米特里乌斯到哪儿了——原来他们把小加图当成庞培的、某个家奴的、先行官了。朋友们捂嘴，笑他的一厢情愿。缺乏幽默感的小加图想必脸色铁青。

二、晋升

古罗马有一套独特的“晋升体制”：先服兵役，然后经过选举，一级一级向上爬：度支官，司法官，执政官。另设有维护平民利益的保民官。罗马有三个阶级：贵族、平民以及中间的商人阶层。但从古至今政治都是富人的游戏：有钱阶级投票的分量更重，而且也有闲暇从外地赶到罗马投票，穷人既无时间，也

无自由扔下地里的活儿。贿选的现象严重，平民不介意这种腐败，因为这是特权阶级唯一想起要讨好他们的时候，那时可以免费吃喝，还能收到一点薄资。

虽说斯多葛哲学主张万事不求人，但竞选这种事非得讨好选民不可。贿选是小加图无论如何都不会做的，但他自有一套方法。候选人在选举前要与选民交流，身旁常有一个记性好的奴隶，负责给他指点哪个人叫什么名字，哪些人人脉比较广。小加图却独自竞选，不用“提名奴隶”，自己记住所有人的姓名，这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他向选民承诺要惩治腐败。30岁，加图当选度支官。

说得直白点，就是财务官。小加图一上任就大触逆鳞，辞退无能和腐败的秘书。炕头狸猫坐地虎，这些铁打的下属早已享受惯了既得利益，如今闯进这么个愣头青，真是羊群里蹦出头驴——哪里来的怪物。被解雇的秘书们开始散播谣言，还把加图告上法庭。但控诉律师惊讶地发现，加图早在竞选之前就把财政的相关法律条例背得滚瓜烂熟，并在法庭上逐条证明秘书们触犯了哪些条例。控诉律师如此绝望，竟以85岁高龄在法庭上向加图下跪，加图冷冷地说：“卡图鲁斯，你想被法警拖出去吗？”

正像真正的高手可以用弹弓斗过手枪，加图把财务官发挥出了执政官的功能，让很多人战栗不已。20年前，将军苏拉实行独裁暴政，以重金悬赏政敌的人头。很多人都为利行凶。如今苏拉已逝，这些杀人犯依旧荣华富贵。小加图抓住一个突破口，即苏拉给的赏金是从国库出的。他向凶手们追讨这笔钱，并把很多人送上法庭。这正是加图对暴君苏拉的鞭尸。加图13岁时，苏拉因欣赏他，常邀请他到家中做客。目睹苏拉家中的滚滚人头，加图问自己的老师：为什么没人除掉苏拉？老师叹口气：“人们恨他，但更怕他。”加图说：“给我把匕首，让我还国家以自由。”老师大惊，此后每次加图去苏府时，他都要搜学生的身，怕他干出蠢事。

加图对暴君有着特殊的敏感，在一百公里以外就能嗅到独裁者的体味。32岁那年，当他去乡下度假时，看到庞培他舅子内波斯的马车正从营地赶回罗马。加图立刻返程。庞培一撅屁股，他就知道他拉什么颜色的屎：他看出庞培向罗马伸出了爪子。那年夏天，他和内波斯同时当选保民官，以此来制约庞培的野心。

但此时还没轮到庞培上场，是喀提林阴谋让加图一跃成为元老院之首。喀提林，一个出身贵族的混子，曾杀死儿子，强奸女祭司，然而他却赢得了平民的支持，原因就在于罗马的阶级矛盾和贫富差距：地主吞并小农的土地，再加上实行奴隶制，让大批自由民涌入罗马，成了无业游民。身缠巨债的喀提林提出取消债务，并且重新分配财富和土地，自然受到社会不满分子的欢呼。喀提林如此比喻元老院和贫民：“我看到两个人，一个有脑袋，但身子消瘦、衰老；另一个没有脑袋，但强壮有力。我变成第二个人的脑袋，是个不错的主意。”在几次竞选执政官失利之后，喀提林造反了。

喀提林的二把手雷恩图卢斯在城中密谋时被抓现行。罗马城外，喀提林正在集结军队，并策划奴隶起义。对于雷恩图卢斯如何处置，一开始元老院异口同声：处以极刑！“慢着，”一个37岁的议员起身，主张将他们暂时关押，理由有二：“第一，未经审判而处刑，不合法；第二，不符合罗马以德服人的传统精神。”这位议员穿着时髦，神态放松，时不时用一根手指挠挠正在秃顶的头皮。他叫凯撒。他的魅力征服了元老院，方才高呼“处以极刑”的人噤若寒蝉说：“我原来的意思就是要把他们暂时拘押。还有什么比关押更‘极’的呢？”

加图最厌恶墙头草。当凯撒以为胜券在握时，加图站出来了。他虽比凯撒小五岁，却因自我压抑显得尤为沧桑。他衣着土得掉渣，演讲风格也和凯撒迥然不同：用“我们”来拉近与听众的距离是演说家的惯用伎俩，加图则总是以“你们这些人”为呼语：“我早就警告过你们，如果你们生活得节制一些，不那么贪婪、纵欲，就不会有这么多穷人支持喀提林。你们这群人，一向把房子、别墅看得比国家还重。现在你们的财产受到威胁，却还不自知。危险还没有过去。你们要想继续在酒肉里面打滚狂欢，就马上把火星子踩灭，把叛乱分子吊死！”

凯撒粉饰祖宗，加图则毫不含糊：“罗马从来不是靠宽容立国，倒以残忍著称。它战胜迦太基、希腊是因为行事果决、雷厉风行，对自己和对别人都狠。”

被骂傻的元老院目瞪口呆，然后是一片欢呼——暴风骤雨的批评也是一种净化。雷恩图卢斯被处死了。如加图所料，正在城外观望的人因为这种震慑，不再支持喀提林。

加图不是瞎子，不会看不到罗马的贫民问题。为缓和阶级矛盾，加图将政府的救济对象从四万人扩大到二十万人。个人发起的财富重分很容易产生对个人的忠诚，导致独裁专制，而赈济作为有限度的改革，可以在一定时间内让各方受益。

但罗马的危机没有过去，喀提林的隐喻言犹在耳。大幕拉开，好戏刚刚开始。

三、霸席

霸席（filibuster），是西方议会体制的概念、言论自由的极端表现：议员一旦得到发言权，只要他不退让，就有权一直说下去，哪怕是念菜谱也行。它可以把对手的提案活活说死。加图是霸席的发明者。

刚刚得胜归来的庞培左右为难。他有资格举行凯旋式。按照法律，凯旋将军应在城外驻扎，等待举行凯旋式；而一旦跨过城门，就自动卸下军权，失去凯旋式的资格。但法律又规定，想要竞选执政官的人必须亲自到罗马城中登记。

庞培希望法律能通融一下，允许他缺席登记。他让舅子内波斯把此事提案到人民大会，让平民投票表决。同为保民官的加图站在内波斯旁边，阻挠他念稿。“鉴于——”“我反对！”“庞培——”“反对！”此事最终不了了之，庞培放弃选举执政官，选择了光耀一时的凯旋式。

加图 29 岁游览小亚细亚时，就曾去拜会过庞培。庞培对他毕恭毕敬，礼贤下士，就好像加图比他地位高似的。等他送走加图，才长舒一口气，感到轻松许多。这让人想起荣格的警句：“恨自己就不能爱别人。所以我们和高尚的人在一起会感到特别难受。”经历这次凯旋事件，庞培想再次讨好以加图为首的元老院。他和内波斯的妹妹离婚，提出要娶加图的大侄女，让儿子娶加图的小侄女。加图的家人都欣喜异常，加图却回复使者：“告诉凯撒，加图不愿在女人的闺房里卖掉他的灵魂。”

加图用他那正直的手，在共和国的心脏上捅了一刀。拒绝庞培在道德上是正确的，但在政治上是愚蠢的。因为他的道德纯净主义，加图和元老院都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盟友。

凯旋式之后的庞培，没了任何实权，整天坐在家里，落寞地盯着挂在墙上的凯旋袍。他现在什么都做不了。他的士兵们解下战甲，在罗马城中等待他兑现承诺：分给他们土地。但加图却用霸席的方法，从日出演讲到日落，硬生生把这一提案说死。

克拉苏也受到同样的打击。他代表商人阶级，向元老院提出重新议税的请求。罗马实行代理税收制：商人们竞拍到政府的税岗，然后到殖民地征税，把合同中属于政府的部分上交，剩下的自存腰包。但由于殖民地连年战乱，税收惨淡，商人们希望能重议给政府的那份羹。但加图认为，利损是必然的，合同就是合同，不能任意更改。在元老院多数同意重议合同的情况下，加图用霸席的方式，致使元老院瘫痪了一个多月。

凯撒也吃了同样的亏。他和庞培一样，刚打完胜仗，有资格举行凯旋式，但他又想竞选执政官，于是提出缺席登记的要求。由于元老院对凯撒好感有加，信赖他多于庞培，便倾向于同意他的要求。加图故技重施，这次运气比较好，正赶上一年最后一天，他只吆喝一天就达到了目的。

凯撒可不是庞培，他的权力欲远远大于虚荣心。既然鱼和熊掌不能兼得，他就放弃了凯旋式，进城竞选。

加图是否感到意外？不管怎样，他意识到了凯撒不是善茬，评价说：“凯撒是唯一一个在没喝醉的情况下造反的。”为了制约凯撒，加图让他女婿毕布鲁斯参选，凯撒和毕布鲁斯同时当选执政官。罗马官员执政期限为一年，之后还可到外省带军一年。为防凯撒在外省坐大，加图成功游说元老院不给他分配外省，而让他负责管理罗马郊区的偷羊现象。

四、三巨头翻席

罗马共和国后期形成两个党派：贵族党和平民党。加图所带领的贵族党维持共和国现状，以及维护贵族利益；凯撒所带领的平民党维护——等等，问题没那么简单。像喀提林所显示的，平民党领袖的最大疑点在于：他很可能是虚伪的，嘴上说为穷人谋福利，其实是自己想当皇帝。至少贵族党比较坦诚。

西塞罗把贵族党人称为“好人”，这不是没有缘由的。我们驻足观察一下加图的三个平民党对手：克拉苏出身商人家庭，他发家的方法是：建立私有的消防队，一见谁家起火，立刻去跟人家买房子，不卖的话就不救火。贱价买进之后，再高价卖出，他靠此富可敌国。庞培比克拉苏小9岁，他少年时期就是独裁官苏拉的爪牙，19岁荣获“屠夫”的美誉；凯撒比庞培小6岁，他没什么大毛病，就是私生活混乱一些，到处给政敌戴绿帽子，还和加图那已婚的姐姐搞在一起；他被称作“所有男人的女人和所有女人的男人”，他的性之初体验是跟比提尼亚国王完成的，当了一段时间的国王男宠，所以被称作“王后”。这三人之间也有矛盾，尤以庞培和克拉苏为甚。庞培常在克拉苏将要战胜敌人的时候突然出现，去打扫战场，以此获得“食尸秃鹫”的绰号。这两人都看不起凯撒。曾有人问庞培：要是凯撒把握军权，攻击庞培怎么办？他反问：“要是小孩用木棒戳他爹，怎么办？”

作为执政官的凯撒明明大权在握，为什么还要和其他两人联盟？原因在于另一名执政官是贵族党人，加图的女婿毕布鲁斯。在加图的调教下，毕布鲁斯会毫不犹豫地否决凯撒的任何提议。为了顺利推行改革，凯撒说服克拉苏和庞培和解，在神像前盟誓，组成利益集团。共和国迈出了走向独裁帝制的第一步。

第一关仍然是土地改革：把意大利的大庄园进行分割，分给无地的农民，缓和罗马的人口压力。凯撒在元老院挨个点名议员，让他们提出意见，却唯独落下加图。等唱完名字，加图站起身来，厉声谴责凯撒的野心。凯撒直觉到这又是一次霸席，便命令士兵把加图拖出去，关进监狱。加图顺从地跟士兵走了出去——坐牢是和平抗议的最佳方式。议员们果然反感凯撒用暴力压制言论自由，遂跟着加图出去，喊着：“我们宁愿和加图一起坐牢，也不愿和凯撒一起待在元老院。”凯撒只好把加图放了。

既然元老院不给他面子，凯撒干脆绕过元老院，把改革法案直接提交平民议事会。在罗马广场，凯撒召集平民进行公投。加图的女婿毕布鲁斯本想使用否决权，却被平民噓了回去。这时凯撒请出庞培和克拉苏，元老院顿时傻眼。两人向民众保证：谁要阻碍法案，就弄死他。即使受到暴力威胁的情况下，加图仍旧带朋友冲击罗马广场，嘲笑凯撒布置了这么多军队：“真是个懦夫，为了一个加图动用这么多士兵。”凯撒党人用石子砸加图，朋友们都抱头快跑，他却信步缓行，不时回头骂凯撒。毕布鲁斯头上被浇了一桶屎，受刺激的他那年再没

出门。按照执政纪年法，那年本应该是“毕布鲁斯—凯撒执政年”，但被罗马人戏称是“尤里乌斯—凯撒执政年”。

三巨头各自的愿望一一实现：克拉苏的收税合同得以重议，庞培的士兵得到了土地，凯撒的羊倌工作也被换成了高卢总督的肥缺。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小，游戏规则变了，加图的哑嗓子做不成什么了。

有件逸事很好地象征了加图一生的孤立。五月节时，加图和罗马市民一起观看狂欢表演——这是他和凯撒的不同，后者在节日期间也办公，加图则恪守传统。妙龄女郎在舞台上扭来扭曲，有人对加图附耳：“人们想看她们跳脱衣舞，但有你在场，他们不太好意思起哄。”加图随即起身离场，人们热烈鼓掌表示感谢。一直被鼓掌，从不被模仿，这是所有圣人的苍凉。

嫌加图碍事，凯撒党人干脆让加图去负责塞浦路斯的接收工作：罢免那儿的国王，并收缴王室的金库。其实就是流放。在有权拒绝的情况下，加图仍旧去了。这就是斯多葛哲学对天命的接受：“愿意的，命运领着走；不愿意的，命运拖着走。”加图到达塞浦路斯宫廷之后，为防腐败，一切物件无论贵贱，从春药到珠宝，他一律亲自喊价、拍卖和记录。朋友去看他时，发现他跟着了魔似地工作。这也情有可原：整个罗马都在分崩离析，只有在他能控制的账本和数字中，他才能感觉到秩序和安全感。最后，加图运回罗马的财富，就同样面积的殖民地而言，远远胜过任何一个凯旋将军带给国家的战利品。这些钱后来都成了凯撒造反的军费——也是历史开的一个玩笑。

感于加图的贡献，当他流放归来时，执政官、元老、贵族、平民倾城出动，在台伯河两岸欢迎他的船队。当看到加图的旗舰时，人们欢呼、鼓掌，等待加图靠岸下船，接受他们的感谢。加图却看都不看他们一眼，让船直接开到船坞里。看着远去的船只，罗马人有些恼羞成怒：“这算什么！他以为他是谁？”加图的信息很明确：“我尽职尽责是我对自己的要求，管你们屁事。”

但这并非他之后落选的原因。听说三巨头又在进行利益分配。加图立刻投身参加司法官的选举，以求权力制衡。计票开始时，加图遥遥领先；主持选举的庞培看势头不妙，就大喊一声：“打雷了！”当日的选举作废。罗马迷信：打雷时应停止一切国家活动。三巨头利用几天的空档，采用让手下军队投票、买通选民、围拦加图支持者的方法，把加图挤出竞争。而在竞选司法官那天，加图和朋友被庞培派出的打手捅伤了。

此后，三巨头开心顺利地切庆祝蛋糕：凯撒在高卢的驻军延长五年，克拉苏和庞培同时当选执政官，同时结任后克拉苏到叙利亚驻军5年，庞培到西班牙驻军5年。

正是这种对外部世界的无力感，促使加图更加严厉地对待自己，以获得一种病态又高尚的满足感。他开始信奉超级极简主义，彻底地回归罗马的远古时

代：只穿遮羞布和披一件托加袍，不穿外衣，每天都在罗马广场光脚散步。当他负责主持角斗和运动会时，取消了金牌发放，代之以一棵生菜、一篮子萝卜、一罐葡萄酒、腌猪肉、无花果以及一捆木柴。据说很受运动员的欢迎。

加图的说话语气越来越权威，让人感到害怕，就好像不是人话，而是神谕一样。但总有人不屑一顾，比如庞培。当加图到他家中，警告他最好现在就离开凯撒，不然早晚骑虎难下。庞培只是笑笑：到了这个时候，加图依旧居高临下，一副“我是为了你好”的态度。背叛凯撒是不可能的，他可是庞培的“老”丈人，加图的神谕怎比得过枕头风？

五、瓦解

罗马婚姻风俗的很多方面令我们咂舌。比如，老丈人经常比女婿要小：庞培是凯撒的女婿，但比后者大6岁；加图是毕布鲁斯的老丈人，他却比后者小7岁；庞培后来还成了梅特路斯·西庇阿的女婿，也比他老丈人大8岁。这对罗马人来说不算奇怪。但加图的离婚事件，即使在罗马人看来也是匪夷所思。

玛西亚是加图的第二任妻子，加图的第一次婚姻以女方出轨而告终。著名律师霍腾西乌斯某天找到加图，说自己快六十了，还没孩子；鉴于加图的闺女已经给毕布鲁斯生了很多孩子，能不能让她帮他生几个？加图说，他不太好意思拆散女儿的家庭。霍腾西乌斯说：“那你能不能把你老婆嫁给我？她已经给你生孩子了，现在闲着也是闲着。”加图觉得他说得有道理，在征得老丈人的同意（不知玛西亚否同意）之后，亲自主持了把妻子嫁给别人的婚礼。

他到底是怎么想的！凯撒说加图在曲线捞取霍腾西乌斯的遗产，这就好像说包青天是贪污犯一样荒谬。或许霍腾西乌斯的话有几分道理：罗马人一向把女性视为土地，肩负着多生孩子的任务。不过，更合理的解释可能还得借助斯多葛信条：斯多葛哲学的理想国中信奉自由性爱和公妻制（主张回归自然的哲学家们甚至在大街上做爱），只有这样才能消灭嫉妒和激情，达到掌控情感的目的。据说，加图很喜欢玛西亚，但我们不知喜欢到何种程度。或许他对她的着迷让他感到自己不是合格的哲学家？把她嫁给别人，也是他测量自己的方法？这听上去有点不可思议，但他不是唯一一个为求清修而放弃爱情的哲学家。

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。就在加图离婚之后的第二年，庞培的妻子、也就是凯撒的女儿，生下一个女婴后去世了；天意弄人，孩子也只活了几夭。铁三角的一条边变细了。然后另一条边断了：克拉苏在与安息人和谈时，脑袋被人剁了下来，做成了舞台道具——要是加图能顺利当选司法官，克拉苏就不会获得叙利亚，也就不会落到这一下场。早知道就不去处心积虑谋取殖民地了。

与此同时，罗马城里乌烟瘴气。无业游民跟在花花公子后面组成三个团派，在罗马广场上暴力选举，杀人事件频发，每天都有人横尸街头。人们甚至有点

怀念安静的贿选年代了。

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，元老院开启应急状态，即独裁制，把军政大权交予庞培。加图虽也让步，但在形式上不依不饶：不，庞培不是独裁官，他是“独执政官”——没有同事的执政官。加图生造出一个新词。罗马在独执政官的带领下慢慢疗伤，庞培终于投进了贵族党的怀抱，还娶了西庇阿的女儿。

不久，凯撒征服了高卢全境，而且五年也到期，该卸任了。但他知道，一失去军权，加图就会整他。他可以缺席竞选执政官，以获得豁免权；庞培表示同意，但随后又反悔——典型的庞培式犹豫。凯撒提出条件：如果让他卸权，那么庞培也得卸下军权。庞培不同意。只有加图看出了其中的质变：军队本来是属于元老院的，现在却成了军人私斗的筹码。“我早就告诉过你们凯撒不是个好东西！”加图对议员们发怒。庞培却不担心，他说他只要跺跺脚，地里就会冒出百万雄兵。凯撒又提议：让他保留一个行省、一支军团。庞培想让步，但加图不许：结任卸权是法律规定的，怎能因一人之故随意更改？

公元前 49 年，凯撒率兵跨过卢比孔河，革命开始了。

六、末路

为达出其不意的效果，凯撒只率 5000 人奔袭罗马。流言像滚雪球一样把 5000 人滚成上万人，最后竟传成凯撒全军触动。庞培顿时慌了爪子，加图一看就知道他打不过凯撒：凭什么呢？这十年凯撒一直在外带兵，而庞培一直在谈恋爱，保养得心宽体胖。他那胖乎乎的脚步子能从地理踩出百万雄兵？庞培下令弃城，凡留下的都是共和国的敌人。他不只抛下了罗马，甚至抛下了意大利，跑到了中东。

在占有城池的情况下、在拥有多倍兵力的情况下（尽管都在外地）、在拥有全部海军的情况下，庞培被流言吓跑了。加图对他有句精辟的评语：“当庞培一肚子坏水时，他总能打胜仗；当他拔剑为共和国的自由而战时，他就成了窝囊废。”并不奇怪，为自己战时尽心尽力，为国家战时总保有余地。比如，庞培本打算把海军交予加图指挥，但考虑到打胜仗之后，加图肯定会用军队制衡他的权力，便又收回了军权。在这点上，庞培很像那些还没考完试就计划如何过年的小学生。

公元前 48 年，庞培和凯撒在法萨鲁斯决战，庞培战败，惊得连话都说出来了。他乘船逃到埃及，准备靠那儿的盟友东山再起，还没上岸就被转投凯撒的埃及人给捅死了。

残余的共和国军队相约在非洲的乌提卡会师。加图率领一万士兵，穿过撒哈拉沙漠，行程八百多公里，走了一个月之久。这或许是命中注定，加图在穷

途末路时达到人生的巅峰：沙漠与加图，加图与沙漠，这是绝配。此时的加图已是长发飘髯，他从离开罗马之后就开启哀悼状态，再也没理过头发和胡子；他拒绝骑马或骑骆驼，和士兵一起步行。可以想象，在每一口井面前，加图都让士兵先喝水，自己在旁守候——只有爱兵如子的亚历山大大帝这样做过。但加图或许有着更私人化的动机：这也是测量忍耐力的机会。

在乌提卡，努米底亚国王朱巴（他反对凯撒是因为私仇：凯撒拽过他的胡子）和西庇阿因领导权争执不下。举行议事会时，朱巴在他左右摆了两把椅子，自己坐中间，西庇阿坐一边。加图进门后，把自己的椅子搬到西庇阿的外侧，让西庇阿坐在中间。尽管他俩是世仇，尽管他俩是年轻时的情敌，尽管西庇阿曾用贿选的方法击败加图，尽管加图的品德、号召力和军事能力都远胜西庇阿，但他仍旧让权了。

这是他最后悔的一件事，因为后来西庇阿证明自己完全是个低能儿。加图写信劝诫他宜守不宜战，让时间来对付凯撒——谁知道呢，或许有人会刺杀他。西庇阿回信讥讽他，让他躺在被窝里好好休息，懦夫不要对别人指指点点。在凯撒多次搦战和激将的情况下，西庇阿按捺不住，出兵和凯撒决战于塔普苏斯。不出意外，西庇阿战败。这次，凯撒反常地屠杀了全部投降的俘虏。

乌提卡成了最后的罗马，但城里住的是腓尼基人，只有 300 户富商是罗马人。原先西庇阿和朱巴就主张先屠城后守城，因为这些居民都心向凯撒。加图坚决不同意。尽管为人严厉，加图却极为善良，他甚至曾教导埃及国王学会独立，对臣民好一些，停止向罗马称臣纳贡。

加图唯一能依赖的只有那三百户罗马商人。他们对他们发表演讲，他们听完后如此激动，纷纷提出贡献手中的奴隶，为保卫乌提卡做贡献。加图制止了他们：他知道什么叫做头脑发热。果然，冷静下来之后，三百户商人反悔了，甚至打算把加图一行人绑送给凯撒邀赏。

加图不顾朋友的劝告，独自一人出现在众人面前，与之交涉。富商们羞愧地道歉：“我们要和凯撒谈条件，如果他饶加图一命，我们就投降；如果他要杀死加图，我们就和他作战。我们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了，共和国和自由对我们并不重要，我们毕竟不是加图。”加图并未责怪他们，反而口授信函，为他们向凯撒求情。他让他们不必替他操心：“只有被征服的人才会求饶。在正义的事业上，我不仅没有被征服，反而是征服者。相反，倒是凯撒被我打败了：我一直都预言他的反叛，他的行径证明了我的观点。”

乌提卡守不住了。加图用船送走其他元老，拥抱了儿子和朋友之后，走进了卧室。第二天天刚亮时，家人听到加图屋里有东西倒地的声音。赶上去看时，加图给自己开了膛，肠子流了一地。医生赶紧给塞回去，把伤口缝起来。加图恢复了意识，把伤口撕开，手伸进肚子里，重新把肠子拽了出来。不一会儿他就咽气了，旁边摆着柏拉图的《斐多篇》——一篇讲述苏格拉底自杀以及灵魂

不灭的文章。

七、结语

凯撒可以说：“日暮途穷，吾故倒行逆施。我走到这一步，完全是加图逼的。”的确，加图不是一直扬言，一俟他卸下军权，就要起诉他吗？他凯撒不是提议和庞培同时解除军权吗？他难道不是一再让步，说只要一个兵团和一块行省就行？而加图却拒绝折衷。他造反难道不是人之常情吗？

的确是人之常情。但这正证明了：凯撒不是加图。加图愿意为保自由和共和国而献出生命，凯撒却为保命而把共和国拖进战火之中。

在非洲，加图也算是落叶归根。有什么比沙漠更适合测量一个斯多葛主义者呢：炙热、缺水、漫无边际的沙子和旷日持久的行军——简直是一张斯多葛哲学试卷。夜晚的行军让人想起卡莱尔的诗语：“想一想那远到天边的荒凉沙漠，像沙海那样空旷和寂静……人们在那里孤独地生活，只与日月为伴。白天，烈日照射大地，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光芒，夜晚，一望无际的深邃天空，群星璀璨……我是什么？什么是生命，什么是死亡？我应该做什么？……无情的沙漠荒野，都无以作答；那浩瀚的太空，蓝星闪烁，静悄悄地旋转，也无言以对。到处都是默默无语。”此时只剩下加图头顶的灿烂星空，和加图心中的道德法则。